

在變得越來越複雜的世界中，很多人更嚮往自然、簡單與純粹。順應自然、天地相合，是中國幾千年文化裏蘊藏着的堅定信仰與傳統，而且一直流傳至今。香港著名洞簫演奏家、造簫家及書畫家譚寶碩，就擁有一個不折不扣中華文化的靈魂，從個人體現到其音樂以及書畫作品，處處都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精神。「我深信中國文化不會斷，因為它順應大自然規律。」譚寶碩說。

採訪：焯鈴、陳苡楠



●左起：跨界達人何昭明、鄭志良夫婦、吳志雄總理、藝術家譚寶碩、瑰寶藝博主持人吳玉蘭、李汝大名譽領事、柯耀華總理、陳浩波先生。

譚寶碩是知名的洞簫演奏家，亦是書畫家。其參與藝術活動跨越多種媒介，是個跨界達人，疫情下藝術家都困在香港，大家都需要爭取機會交流一下，日前在策展人吳玉蘭的「瑰寶藝博」工作室舉行一場「瑰寶雅聚·洞簫禪樂書畫分享會」，現場展覽了十多幅書畫，譚老師不但暢談如何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琴棋書畫、茶藝的心得，更即場作洞簫演奏，與博愛總理柯耀華、吳志雄、斐濟名譽領事李汝大、攝影家何昭明、鄭志良夫婦、陳浩波先生等一班知音共享雅興。知音者更即場買了老師的畫作。

譚寶碩無論演奏或書畫創作，都喜歡蘊含中國文化與人生哲理。在譚寶碩本次的個人展覽中，每一幅作品都可尋到中國文化的根，和貼近生活且走心中，文圖相濟。譚寶碩不輕易歸類或者定義自己的作品，坦言自己只會在創作的時候透過線條和色彩展示自己對生活的感悟。他特別分享到寫上「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以及「你只管努力，時間會給你答案」字句的兩幅書畫作品，他認為這些都在展現中國人傳統的思想。「我畫的都是我的生活，煮飯、吃飯和飲茶等日常，相信可以給大家親切的感覺。」

「中國人善於從大自然和宇宙運作的規律領悟道理，這個特別從中國文化中體現。」他接着提到，中國由農耕社會開始發展，而農耕正正讓人民知道四季、因果關係以及萬物的規律。「因為我們是農耕社會，有論調就提到中國比較弱，其實都不應該這樣想。」漢族有別於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文化，農耕叫人腳踏實地的生活可以了解因果，而且感受到做人只要努力，就能看見成果。「人們的心穩定了，藝術和文化才可以興盛起來，並得以延續。」譚寶碩說。

中國人要重拾文化自信

觀眾每一次與譚寶碩的聚首，不單單可以感受他以幽默、輕鬆的態度笑看世界，更可藉此敞開心扉，放下日常的憂

慮。與此同時，譚寶碩的作品也帶領觀眾穿梭一趟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旅程。「其實中國文化能夠幫助全世界，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必須知道的。我們不弱，只是我們要重拾自己的文化。」相比起書畫作品內容的本身，譚寶碩更看重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以及個人日常的修行。「大地養育萬物，厚德載物。我們要好像天地一樣自強不息，並用你的德行來承受所有東西。」譚寶碩強調，中國文化都是跟宇宙的規律相合，所以科學越發達，就越能證實我們的文化是有力、有根據的，值得應用於工作、社會以及人生的道路上。

譚寶碩糅合傳統和現代風格的洞簫作品往往被稱譽為「靈魂深處的簫聲」，不僅在音樂上打動人，同樣，他在書畫，甚至詩的作品，都扎到觀眾的心靈要處，給大家一次內在的新發現。今次前來的嘉賓還有幸能夠聽見譚寶碩即席吹奏洞簫，多首名曲，包括香港歌星的流行曲，而演奏《禪院鐘聲》時，他分享道，《禪院鐘聲》這首於五十年代被唱到家傳戶曉的歌曲原來與香港有淵源。「當我們知道這首歌的由來，就會有深刻的感受。作者因為當時香港還是屬於英國的管治地，大量內地的難民湧來香港那種心慌、混亂的局面而創作出來的。後來界人填詞用於講男女感情問題。每次獨奏此曲，即使再安靜，也會有人跟着唱，因為它是一首對香港人來說，很有歷史意義的歌曲。」譚寶碩憶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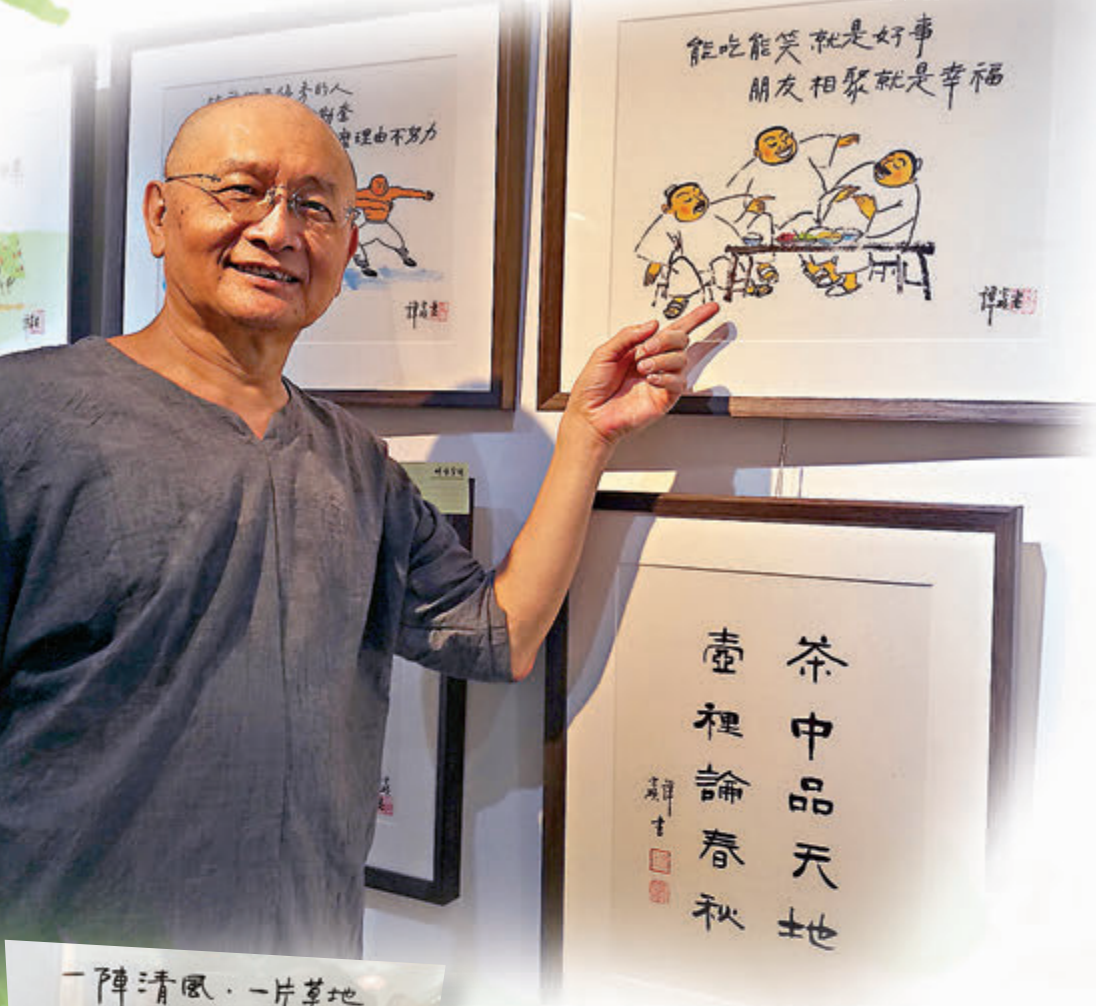
●譚寶碩吹奏洞簫

聽洞簫演奏 賞走心畫作

譚寶碩：中國文化能幫助全世界



●譚寶碩個人最喜歡這幅作品，正反映出他的心態。



●藝術家譚寶碩和陳浩波聯合演奏中樂。



生活化的創作撫慰心靈

自小愛書畫，但不專注，長大後受到中國現代漫畫事業的先驅豐子愷所影響，漸漸找到自己真正的喜好，適合自己的風格的畫風。創作了一個古代男，每見到這個帶漫畫色彩的古代男出現在畫中就知道是譚寶碩作品，成為他的個人標誌，被問到畫中的人物是否根據自己模樣來刻畫？譚寶碩否定，並提到人物是多年經驗的積累，隨著時間流逝，人物看上去更老邁，但卻相當有活力，這對於他的創作來說是一個有趣的體驗。「這些人物都是我心中的一種情懷，但並不是我，只是我情感的一種投射。」譚寶碩說。譚寶碩要求自己所畫的作品也一定要有意義，並要將正面的能量給觀眾傳遞。「不是單純的美或者筆法，我希望我的畫作也是『快樂人生』，能夠展現對生活感受的那種喜悅。」譚寶碩喜歡研究生活、宗教文化底蘊，他的名句：善良後面，需要強大。寬恕後面，需要力量。包容後面，需要原則。慈悲後面，需要智慧。善良的人強大了，世界便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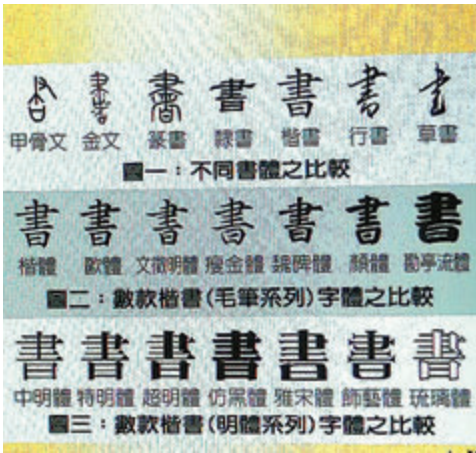
敦煌書法最新研究 揭秘中國千年「書體之變」

作為中國文化基本要素之一，漢字的書寫藝術經歷了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其間「因何而變」等問題長期困擾學術界。甘肅省書法家協會通過多年對綿延千年的敦煌書法史進行研究梳理，逐步理清了中國書法歷史演變和斷代歷程。

「以往學者們研究中國書法多聚焦於某個朝代與歷史時期的名家或書法流派，而對於字體、書體的歷史演變、斷代等問題尚顯模糊。」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甘肅省書法家協會常務副主席陳新長近日接受記者專訪時分析稱，這是由於缺乏貫穿演變始末的史料記載所致，而跨度千餘年的敦煌書法卻見證了「其中點滴變化」。

以漢字為依託的中國書法，是一門古老的漢字書寫藝術，從甲骨文、石鼓文、金文為主體的大篆、小篆、隸書，至定型於東漢、魏、晉的草書、楷書、行書等，書法一直散發着藝術的魅力。

在陳新長看來，敦煌書法包括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簡牘，以及敦煌



石窟牆壁上的題壁文字，敦煌地區遺存的碑刻書法等，還包括「草聖」張芝、西晉著名書法家索靖等當地代表性人物。時間跨度400多年的敦煌漢簡，700多年的敦煌遺書，加之其他敦煌書法遺存的補充，即是一部中國書法「書體之變」史。近年來，陳新長通過各種途徑查閱了數千件敦煌遺書和簡牘，並拜訪多位內地知名的書法藝術家和研究敦煌文化學者，完整梳理了敦煌漢簡中的「隸」變和敦煌遺書中的「楷」變。

陳新長說，連續反映兩漢歷史的敦煌漢簡，正好是中國古文字向今

文字轉變的時期，承上啟下的漢簡書法是漢字字體由篆書逐漸演變到隸書的反映，且開啟了後世草、行、楷書的發展。漢魏以後，中國書法的篆、隸、草、行、楷五種書體已然完成，兩千年來再沒人能夠創造出第六種書體。

陳新長研究發現，上起東晉，下至北宋（五至十一世紀）的敦煌遺書，來源於漢簡書法，其囊括了篆、隸、草、行、楷全部書法藝術語言，完整記錄了楷書前後約400年的歷史，提供了楷法從萌芽到成熟的全過程。

對於近年「先有篆書、隸書、楷書，然後有行書、草書」的觀點，陳新長表示，敦煌馬圈灣出土的漢簡表明早在西漢中期就有了成熟的草書。它揭示出書法演變是從篆書到隸書，從隸書到草書，然後才演變出行書、楷書的過程。

陳新長認為，敦煌書法是中國書法的源流所系，其代表了絲綢之路重鎮敦煌文化圈的面貌。尤其是張芝創立今草，第一次使漢字書寫成為一門獨立的抽象造型藝術，在中國書法書體演變成型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

「請就座」——容許你坐的藝術裝置

藝術範疇是很廣泛，有些也很深奧的，不是人人都懂，這才好玩，太古地產每年都有藝術月，5月中開始在太古坊太古公園室外有藝術裝置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一個容許坐的藝術裝置，很有趣的。而室內太古坊有視覺裝置藝術，設置在室內的視覺裝置藝術的含意都有專人做英文解說。

「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為太古地產及英國設計公司保羅·考克塞茲工作室的合作成果，去年於中國內地開始巡迴展覽，早前分別在太古地產旗下位於成都和廣州的商場發展項目巡迴展覽，在當地成為熱話，隨後將於上海展出，最後於北京作永久展出。今年太古地產藝術月的亮點之一就是「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由

英國著名設計師保羅·考克塞茲 (Paul Cockshedge) 設計，作品首次於香港亮相，以獨有版本在太古坊太古公園作永久展出。作品以都市生活節奏為靈感，以高拱低彎的大波浪形呈現，為參觀者創造可停下稍作休息放鬆，或置身環繞他們的綠化環境和建築群的空間。裝置由可持續來源的木材製成，彰顯太古地產對可持續發展和社區營造的重視，同時為太古坊這國際商業區增添一個讓大家可隨時停留放鬆的地方。

太古地產董事 Don Taylor 表示：「我們很高興於太古坊迎來香港專屬的『請就座』藝術



●藝術裝置「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

裝置。大家可與這大型藝術裝置互動，或稍息片刻，融入作品當中，從而豐富我們的社區。我們一向希望讓藝術能融入日常生活，變得更為普及，實踐太古地產在社區營造、建造具活力和可持續社區理念的使命。」

採訪：焯鈴



●視覺藝術展場